

王民信著

沈括熙寧樓閣圖抄箋正

學海出版社印行

沈括撰 宋 蘇軾 撰 圖 說 二 卷

著者：蘇 軾

版者：學 海 出 版 社

表人：李 燾

行著：學 海 出 版 社

北市信義路三段157巷10弄2號

話：707-6963

政劃撥帳戶 14354 號

定價：新台幣八十元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登記證：版台業字第一〇〇二號

20.00

目 錄

宋朝時期留存的契丹地理資料——代序	一
凡 例	二九
沈括熙寧使虜圖抄箋證	
一、白溝關至幽州行程	三一
二、幽州至古北口行程	六一
三、古北口至中京行程	七九
四、中京至上京行程	一二一
附：沈括熙寧使虜行程圖	一五一
沙畹繪王曾富弼(即薛映)宋綬許亢宗行程圖	一五三
田村實造繪遼宋交通路線圖	一五五

金毓黻繪宋使入遼金路線圖	一五七
牟里中京至上京行程圖	一五九
宋使入遼行程對照表	一六一
附錄一：現存的行程錄	

1. 路振乘輶錄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	一六三
2. 王沂公上契丹事	真宗大中祥符五年	一七六
3. 薛映記	真宗大中祥符九年	一七九
4. 宋綬上契丹事	真宗天禧四年	一八〇
5. 陳襄神宗即位使遼語錄	神宗初(治平四年)	一八二
6. 沈括熙寧使虜圖抄	神宗熙寧八年	一九五
7. 胡嶠陷虜記		二〇六
附錄二：參考書目		二一一

宋朝時期留存的契丹地理資料——代序

遼人立國凡二百餘年，今能知遼之梗概者惟遼史年。然遼失蘭陋，素為人所垢病，趙翼為之粉飾，以「契丹之俗，記載本少」（廿二史劄記），雖少，實不足以說明其蘭陋之罪衍，真正造成蘭陋，書禁成為其主因。如沈括云「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夢溪筆談），故元好問誌「歎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時喟然歎曰：

遼人主盟將二百年……其間可記之事多矣。泰和中，詔修遼史，尋有南遷之變，簡冊散失，世復不見。今人語遼事，至今不知起滅凡幾？主下者不論也（元文類卷五一）。

因「南遷之變，簡冊散失」，元脫脫修遼史時，便無所考證，只能據耶律儼、陳大任二家所記以成書，其蘭陋疏略，也就勢所難免。劉銘恕談及「宋代出版

法及對遼金之書禁」時，以「後日所纂疏漏之遼史，不足以光大彼之文化，詳盡彼之史實者，皆遼人對宋書禁自取之咎也」（中國文化研究彙刊第五期）之批評，洵為正鵠。

遼人自己的記錄既然留存下來很少，今人欲知遼事者，除疏陋之遼史外，完全要靠宋人的記載，元好問以「通鑑長編所附見、及亡遼錄、北顧備問等書，多敵國誹謗之辭，可盡信耶？」因而否定了此等史料的價值，劉銘恕以為「然若不有此類論著遺世，則後來對遼之歷史文化之知識，將更行疏陋不備矣」，「故以今觀之，宋人所傳誹謗之辭，亦未可厚非矣」。

研究遼史，既然脫離不了宋人的記載，而宋人所留傳的誹謗之辭，其來源不外乎北轅使臣歸國所述，南來亡命之歸明人所記。宋人之道聽遼說，此類資料雖不足以盡信，然而要瞭解遼朝的國情，亦不得不納入研究遼史時所必須參考的資料，特別是在研究遼國地理時，其準確性不亞於遼史地理志。是以，今

人欲研究遼朝的時勢，研究遼國的地理時，宋人的記錄仍具有相當程度的權威性。

近來，為了註釋沈括的使虜圖抄，特別將有關的遼宋資料作了一番梳理，以便從此類資料中，便令人知曉宋人對於契丹瞭解的程度究竟高遠幾何？因為「圖抄」屬於出使報告，特別詳於驛站山川等地理位置，故本文關於契丹資料的搜集，也只限於地理方面。

宋遼長期和平中，遼來使臣往返頗為頻繁，據傅樂煥「宋遼聘使來稿」（史語所集刊第十四本）謂：

宋遼兩國自從一〇〇四澶淵定盟以後，到一一二二的決裂，中間共相持了一百二十年。在這百餘年中，兩國雖也曾發生過幾次爭執，却始終保持着一種和平友誼的關係，每年雙方的君主互派使臣，交賀生辰、正旦，在一方有大事，如舊君死亡、新主登位的時候，則又有告哀使、告登寶位使的

派遣，而對方亦有祭奠使、弔慰使、賀登寶位使的報聘。這些往返於兩國間的使臣，其屬於遼朝的，不可詳知；至於宋朝的，則在他們回國以後，照例須作一個語錄上之於政府。語錄中主要的在報告他在遼廷應對酬答的情形，附帶記載着所經地點及各該地方的民物風俗等等。

傅氏估計「全部聘使約一千六百餘人」。若遠宋差遣人數各半，則宋朝所遣當有八百餘人，若每次皆有語錄之類的報告，則語錄之類多達數百種。

「語錄」原係「聘使的從人——譯語殿侍——隨時將使人的言行記錄下來，以備政府的查考的」（見國學季刊卷五第四期傅樂煥「宋人使遼語錄行程考」），畢仲衍奉使時，「盡能記其朝儀節，奉圖畫歸獻」（宋史卷二八一畢仲衍傳），即屬此例，而現存的陳襄語錄，當是此例的最佳範本，蓋陳襄語錄所記，側重於接仲應對方面的禮儀，顯然完全是官式的。聘使本人出使時亦有記載，如沈括使虜圖抄謂「山川之夷險、遠近、卑高、橫縱之殊，道遠之陟降紆屈，

南北之變，風俗、車服、名秩、政刑、兵民、貨食、都邑、音譯、觀察變故之詳，集上之外，別為圖抄」。從是記載，使臣於敵情之瞭解，不亞於今日之情報工作人員，更從其記載中，可以知道聘使之所聞是否廣泛，所見是否深遠，學問之是否淵博，觀察之是否深刻入微，同時亦詳記其山川之夷險遠近高卑，假如有討論的特別問題，必定作「別錄」以報告，沈括別錄專論宋遼晉北畫界即是例子。

宋人使遼的大臣很多，其足跡所到之處亦甚廣泛，如聶崇岐「宋遼交聘表」（燕京學報第廿七期）謂：

鄰使（指契丹）入境至都，軒車所經，各有定路……宋之帝后少出都城，受禮之處率在東京……若遼則不然，其俗好漁獵，帝后居處，年每數徙，故受禮之處不一，若燕京、若中京、若上京、若長泊、若韓淀、若炭山、若神恩泊、若雲中淀、若木葉山、若廣平淀、若西涼淀、若混同江、若北

安州、若九十九泉，皆爲宋使嘗至之地。

此等親見親聞的出使記錄，必包括了各地方的所見所聞，就史料說，其價值很高。惜乎「當時的人對於這同時人的記載習以爲常，當作官樣文章，並不特別重視，因此，其流傳下來的本來不多，而保存到現在的，尤其少而又少」（傅樂煥宋人使遼行程錄考）。據傅氏根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線振孫直齋書錄題、宋史藝文志及他書稱引，共收錄了十四種語錄，而實際留存於今的僅六種，傅氏欲據此等留存語錄，想撰寫「宋人使遼路線考」，自其「宋人使遼語錄行程考」發表後，忽忽近四十年，「路線考」文仍未付梓，是否有衆多問題無法解決，抑是國家多故而先生無法從事此一寫作？聽說先生已作古了，「路線考」一文可能永無付梓之日，真是可惜。

爲了明瞭語錄存目的種數，爲了明瞭語錄現存的概況，今將此類資料分別簡介於後：

(一) 路振乘輶錄 願學齋叢書本

路振，字子發，永州祁陽人。宋史卷四四一有傳。

振舉進士第，真宗景德中爲兩朝國史編修官，大中祥符元年以知制誥爲賀契丹國主生辰使。十二月四日過白溝河，二十六日見遼主聖宗於中京，使還，作乘輶錄以記出使之所見所聞，概括山川道里、兼詳事實。羅繼祖跋謂：「今無傳本。僅見江氏皇朝類苑，晁氏續談助所稱引，茲合兩書輯錄」。此輯錄本即羅氏輯願學齋叢書本。

(二) 王沂公上契丹事 長編 卷七九 宋會要輯稿 第一九六冊 契丹國志 卷二四 遼史 卷三七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宋史卷三一〇有傳。

曾善爲文辭，真宗咸平中由鄉貢試禮部廷試皆第一。景德初，始通和契丹，歲遣使致書稱南朝，以契丹爲北朝，曾主從其國號。大中祥符五年，以

主客郎中知制誥充契丹國主生辰使。書謂「初奉使止達幽州，後至中京，又至上京或西涼淀、北安州、炭山、長泊」，傅樂煥考釋此係「史臣總述的話」。大中祥符五年即遼聖宗開泰元年，是年底聖宗在中京，故王曾見聖宗於中京。其所上契丹事實爲行程間之記事云。

又宋史藝文志有王曾契丹記一卷，據玉海云「祥符中，知制誥王曾奉使撰契丹志一卷，載經歷山川城廓」。疑此契丹志即王沂公上契丹事云。

(三) 薛映記 長編

卷八八

宋會要輯稿

第一九六冊

薛映，字景陽，蜀人。宋史卷三〇五有傳。

映進士及第。眞宗時，遷工部尙書侍郎集賢院學士判尙書都省進樞密直學士。大中祥符九年充契丹國主生辰使，見遼聖宗於上京，歸而記其見聞。今存僅自中京至上京行程。傅樂煥以此係史官筆削的結果。又契丹國志有「富鄭公行程錄」，所記與薛氏合，傅氏以係偽書，應是薛映記（說見富

公語錄》。

(四) 宋綬上契丹事 長編卷九七 宋會要輯稿 第一九六冊

宋綬，字公垂，趙州平棘人。宋史卷二九一有傳。

綬博通經史百家文章，外祖楊徽之卒，遺奏補太常寺太祝。眞宗時，賜同進士出身。史謂綬藏書萬卷，親自校讎，博通經史百家，其筆札尤精妙。天禧四年爲契丹國主生辰使，見遼聖宗於木葉山。使還，上契丹風俗事。今存僅自中京至木葉山沿途記事。

(五) 陳襄神宗卽位使遼語錄 遼海叢書本

陳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宋史卷三二一有傳。

襄舉進士第。神宗立，奉使契丹，以設席小異於常，不卽坐。契丹移檄疆吏，坐出知明州。襄著古靈集，今存宋刊本中未見使遼錄，金毓黻輯遼海叢書，據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本影印，又因該文庫本有闕，金氏再據該堂另

一鈔本補，據金氏云，此本皆歸安陸氏詒宋樓故物也。錄中所記兩國間酬答之語，金氏謂「於史多有所徵云」。

(六) 張舜民使遼錄

契丹國志 卷二五

張舜民，字芸叟，鄆州人。宋史卷三四七有傳。

舜民舉進士第。其爲人慷慨，喜論事，善爲文。宋哲宗紹聖初，進秘書少監，充回謝大遼弔祭宣仁皇太后禮信使。史謂其使遼也，見其太孫禧好音樂美術名茶古畫，以爲他日必有如唐張義潮挈十三州來歸者，不四年當見之。後如其言。今錄只剩有關契丹風俗事凡八條，於宋遼地理交通之考證無助益。

以上是傳考中所謂今存之六種語錄

(七)

沈括熙寧使虜圖抄

永樂大典 卷一〇八七七

沈括，字存中，浙江錢塘人。宋史卷三三一有傳。

括博學善文，於天文、方志、律曆、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以父任爲沐陽主簿。宋神宗熙寧中，遼使蕭禧來議河東界至，帝遣沈括往聘，見契丹主於永安山，凡六會而事定。使還，圖其山川險易，且風俗之純龐，人情之向背，爲使契丹圖抄。又記其辦理交涉之經過，是爲別錄。別錄見於長編，圖抄存於永樂大典。惟大典中誤作「沈存中西溪集」。今存沈括長興集，見於四部叢刊三沈先生集，集中獨長興集殘闕，故無圖抄之遺存。圖抄詳記諸館驛名、里程、方位，爲研究宋遼交通地理中不可多得之資料。

(八) 王拱辰別錄 長編

卷一七七

王拱辰，字君貺，開封咸平人。宋史卷三一八有傳。

拱辰舉進士第。仁宗至和三年復拜三司使，充回謝契丹使。見契丹主遼興宗於混同江，設宴垂釣，每得魚必酌拱辰酒，親鼓琵琶以侑飲。謂其相曰

：此南朝少年狀元也。使還，錄與契丹主語以進。今錄多言西夏事，於地理之考證無補益云。

(九) 晁迥北庭記 長編 卷八一

晁迥，字明遠，澶州人。宋史卷三〇五有傳。

迥舉進士第。真宗時，累遷工部侍郎。大中祥符六年以翰林學士爲契丹國主生辰使，見遼聖宗於長泊。還，奏北庭記 據玉海云。今長編所錄，僅遼

主長泊射獵事，李燾謂「據契丹傳及會要」，彼等亦當據北庭記實錄。

(十) 佚名使遼錄 說郭 卷三

陶宗儀輯說郭卷三有「使遼錄」，不著撰人。錄內收契丹打圍、銀牌、黑山及胡婦妝等四事。於宋遼地理交通無助益。

以上數種是傳考未提及之語錄，或為全文，或為節錄，其文至今仍存云。

(十一) 戴斗奉使錄 二卷

王曙，字晦叔，河南人。宋史卷二八六有傳。

曙舉進士第。咸平中舉賢良方正科，策入等。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眞宗景德三年以太常博士充契丹國主生辰使，大中祥符三年以太常博士判三司催欠憑由司再充契丹國母弔祭使，使錄卽此二次出使之記錄也。今佚。

(十二) 寇瑊生辰國信使語錄 一卷

寇瑊，字次公，汝州臨汝人。宋史卷三〇一有傳。

瑊擢進士第。眞宗時，遷殿中侍御史，河北轉運使。天禧中遷工部郎中，三司度支副使，未幾以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益州。仁宗卽位，遷給事中。天聖六年以樞密直學士使契丹賀遼主生辰，天聖末又使契丹賀遼興宗登位，史謂「未行而卒」。

郡齋讀書志謂此錄係「天聖六年使契丹，賀其主生辰，往返語錄」，書後